緯略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緯略

（二）

高似孫撰

緯略卷八

通爾雅

漢武帝得鼠。終軍知之。曰。厥號曰鼷。其文如豹。詔何以知之。對曰。名見爾雅。帝嘉之。賜帛爾雅之業遂盛。郭璞爾雅注。何承天纂文。　世祖大會靈臺。得鼠。熒熒光澤。帝異之。問羣臣。莫知對。竇攸對曰。鼠名鼷。詔何以知之。對曰。名出爾雅。詔祕書審計。如其言。上喜。賜帛。諸侯子弟。從之受爾雅。三輔決錄。　漢侍中劉秀表曰。宣帝時擊磬發盤石于上郡。石室中有反縛二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謂此二負臣也。詔問何以知之。對曰。出山海經。其曰二負之臣。曰危與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其手。上大驚。一時多奇之。　又孝武帝時。有獻異鳥者。不知何以食之。東方朔見之。能言其名。又言所當食。問朔何以知之。曰。山海經所出也。此與通爾雅者。如合一揆矣。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甚。郄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此句全學南史所云。沿潮居民。以鵝鴨爲業也。晁無咎跋王右丞捕漁圖。有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廉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數條。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清絕。

孔硯

唐王嵩粤孔子石硯賦曰。旁積垂露。中含偃波。八字奇特。常人筆力不可到。　李賀青花紫石硯歌。圓毫促點聲清新。孔硯寬頑何足云。迺以爲寬頑何也。　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亦不以爲然也。宋景文公摘粹曰。河東舜廟中有大硯一方。尋尺刻文曰。帝鴻氏之硯。魯廟中有孔聖修六經硯。方一尺三寸。中心已穿穴。蜀犍爲人得揚雄草元硯。如今制去其圭角。汾水王通廟中有通隋時續六經所磨硯。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庾肩吾謝銅筆格啓曰。烟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當是青石也。

笏

王子充笏賦曰。殊相逸發。奇文秀起。此八字。全如晉人傳及世說中言句。　蔣防鎮圭賦曰。雲虹發色。冰雪成姿。上一句甚佳。下一句恐玉非冰雪之潔耳。然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

東方朔有相笏經。袁天綱又有相笏經。郭先相笏經。陳混掌相笏經。古相手板經六卷。

熬波出素

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以示鎮東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高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仲春。飛霜暑露。齊書。此十六字。直可在元虛之表。　王誕、字茂世。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册。出本示誕。誕曰。猶少敍節物一句。誕便擥筆。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嘆美而用之。古人服善。有如此者。今世無此矣。然融賦出於自筆。珣策乃誕益之。尤爲可

服。東坡詩。柳絮才高不道鹽。直用融語三字也。　管子周禮注曰煑水。世本曰宿沙作煑鹽。廣志亦曰煑鹽。鹽鐵論曰煑海。魯連子曰煑沙。益州記、嶺表錄異。皆用煎字。融賦直曰熬波。出人意表。宋景文詩。濯錦萬梭催貢筐。熬鹽千井算牢盆。乃用牢字。景文雪詩。鹽波熬巨浸。縞頃界中田。用鹽波甚新。

春秋列國文章

讀左氏傳。甚愛鄭楚文章。自典謨誓命以下無有。而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取以約史者。未可及也。因悟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重複精詳。至再至三。如此文章。安得不好。

文筆遲速

武帝春秋二十九。得皇太子。枚皋與司馬相如。作皇太子生賦。皋爲文疾。受詔輒成。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見。漢書。　顏延年與謝靈運。俱以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敕各撰樂府北征篇。延年受詔輒成。靈運久之乃就。宋書。　葛稚川以爲長卿製作雖遲。而首尾溫麗。枚皋雖敏。而時有累句。故知急行無善迹矣。楊子雲又謂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走檄。必用枚皋。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策。非相如不可。

太元法言

桓譚新論曰。子雲新造法言太元也。人貴所聞。賤所見。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元次五經也。王充

論衡曰。楊子雲作太元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以與並肩。若生于周世。則爲金匱也。二子之論如一。葛稚川曰。充所著論衡。北方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得之。嘆其文高。度越諸子。嗚呼。世安得復見伯喈者乎。稚川又曰。盧生問云。蔡伯喈、張平子。才足著書。正恐年遠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曰。若如來言。子雲亦不應作太元經也。然潁客春秋例曰。著作之事。前有司馬遷、揚雄。後有鄭衆、班固。近卽馬融、鄭元。遷史記。不識畢公爲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法言。不識六十四卦。而云所從來遠矣。嗚呼難哉。

幼文言

班固九歲作頌賦。東觀漢記。　曹植十歲屬文。文選人名錄。　阮籍八歲。庾闡九歲屬文。魏氏春秋。　劉孝綽七歲屬文。南史。　邱遲八歲屬文。庾肩吾、何遜八歲賦詩。陸從典八歲作文。梁書。

葛洪論史記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次爲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敍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一代之偉才。然觀太史公之言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故述往事。思來者。嗟乎。知遷之志。洪其庶幾乎。

玉蟾蜍

廣川王發晉靈公冢。甚瓌壯。器物皆朽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王取以盛水滴硯。常衰詩。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劉禹錫詩。玉蟾吐水霞光淨。綵翰搖風絳錦鮮。　胡文恭詩。點筆

乍驚蟾滴漬。闕　漿寒。夏英公詩。玉蟾分滴漬圓池。宋景文公詩。獨憶王筠齋壁詠。玉蟾飛溜入霞箋。蓋用此。吳融硯賦曰玉蟾一滴。松煙四上。上句四字妙甚。用玉滴佳。

蘭賦

仲子陵幽蘭賦曰。眞正內積。芬華外揚。和氣所資。精英自得。此十六字。超出筆塵蹊徑。吳筠竹賦曰。契道合靈。表貞示節。用道字貞字。亦不在蘭賦下。

鍊石補天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于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出淮南子。

蒼天西北小闕。庖犧見之惡不悅。冶鑄五色石合爲一。乃以補之。出異苑。歸美山山石紅丹。赫若采繪。峩峩秀上。切霄隣景。名曰女媧石。大風雨後。天澄氣靜。聞絃管聲。王韶之南康記。劉孝威曲水詩序曰。女媧補石。重華棄金。唐人鍊石補天賦曰。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蓋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幬。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于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慚于山甫。司空圖詩。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崔桐詩。補天留粉石。縮地入青山。韓愈詩。玉盌不磨著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補。李賀詩。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屏風隔座

鄭宏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

隔其間。漢書。景帝時。紀陟父亮爲尚書令。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分隔其座。張勃吳錄。唐人試進士。嘗以隔座雲母屏風爲題。梁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紀亮所隔。唯珍雲母。武秋所顧。止貴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此乃用紀氏故事也。

十種琉璃

大秦國出青、白、黑、黃、赤、綠、紺、縹、紅、紫十種琉璃。魏略。又有五色玻瓈。紅色者最貴。元中記。程氏繁露。引魏書有天竺國人至京。自言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石鑄之。所謂琉璃者。謂其如玉也。若以石鑄之。曾何足珍。按廣雅曰。琉璃、珠也。韻集曰。琉璃、火齊珠也。則知琉璃爲玉物也。晉潘尼琉璃碗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闚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琉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裏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如潘尼所賦。的非以石鑄之者矣。

碧

古人賦中。最好用碧字。張衡南都賦曰。綠碧紫英。青臒丹縹。左思吳都賦曰。紫目流黃。縹碧素玉。又蜀都賦曰。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李邕石賦曰。苔蘚剝落。雨露淋漓。冰碧藻曜。繪畫紛披。用冰碧二字尤佳。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出越巂。說文曰。碧、石之美者。嬌世論曰。碧似玉。唯猗頓能別之。

木難

曹植樂府詩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廣志曰。木難珠。黃色。生東夷。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崔豹古今注。以木難爲莫難。

水仙賦

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欠奇偉。五年前。楊仲因自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體。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元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余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楊仲因。今名因道。

畫二疏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疏圖贊。則二疏故事。後人每以爲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鄉公所畫祖二疏圖。今當不復有此矣。舊讀顧況詩有云。疏家父子錯挂冠。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

順下風

齊孔稚圭元館碑曰。赤松家石室之下。神農行弟子之敬。廣成居崆峒之上。軒帝稟順風之禮。蓋用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焉。稚圭下語。壞壯如此。越王請于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成矣。寡人聞夫子之于陰陽進退之理。預知未形。來聽下風。越絕書。聽下風、聽於下風也。

不喜俗人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不喜俗人。而嘗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阮循性簡。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誤相報遇。輒便捨去。臧榮緒晉書。晉人風尚高曠。往往如此。不止嵇、阮而已。

削藁

漢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周就素重慎。周密上封事。輒削去草藁。　後漢樊宏。謙柔畏慎。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寫。毀草藁。　皇甫嵩畏慎。前後上表。陳其補益者百餘事。皆手書毀藁。　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草。　魏任嘏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　北齊封隆文首參經略。奇謀異算。密以啓聞。上書削草藁。　宋謝宏徽。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

罰酒

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爲賦。枚乘爲柳賦。路喬如爲鶴賦。公孫詭爲文鹿賦。鄒陽爲酒賦。公孫乘爲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勝。餘各賜絹五匹。出西京雜記。　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魏志。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爲征西將軍。有別廬在南縣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罰酒。邑

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邃。南郡太守石嵩。各罰酒三勝。金谷園詩序。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

楷書

晉中經簿曰。有緗素書、白縑楷書、黃紙楷書、白絹行書、二尺竹牒楷書、白練絹楷書。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唐元宗始以隸楷書易古文尚書。今儒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宋景文公嘗言蘇頲撰朝覲壇頌曰。有乩虞氏。館閣校讐官于乩字之右點曰。疑不知。有楊備者。得古文尚書釋文。知乩字爲古稽字。此開元以隸楷書易古文之失也。

孔子因史作春秋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因史作書。四字甚佳。

瑀璧

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瑀氏璧。欲以貢于趙王。于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瑀、古和字。琴操。今善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餘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謾。斬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鬱決。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

雲夢

尙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得古本尙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按孔安國注云。雲夢之澤在江南。是不然也。左傳曰。吳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又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

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爲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迺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余按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常半出。寰宇記本樂史所撰。史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曰。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一作南。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耶。酈道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界爲雲夢之藪。亦不明指一處。不可專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元圖

張衡元圖曰。元者、包含道德。搆掩乾坤。橐籥元氣。稟受無原。又曰。元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其言冥眇。契理如此。殊少傳斯圖也。

太素

易乾鑿度曰。太素、質之始也。雄含物魂。號曰太素。雌雄俱行。故能含物魂而生物也。獨言雄、主于陽故也。 帝王世紀曰。形變有質。謂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自道既建。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謂之龐洪。蓋道之幹。既育萬物。成體于是。剛柔始分。清濁始位。天成于外而體陽。地成于內而體陰。故圓以動。蓋道之質。 禮斗威儀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莖乃道之根也。 張衡靈憲注曰。太素之前。幽清元靜。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厥中惟靈。如是永久焉。斯爲冥莖。楊雄檄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沈沈。不可奮搏。與此同意。 由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幷體同色。坤屯不分。坤屯。音渾沌。 陳思王髑髏說曰。昔太素氏不仁。勞我以體。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之眞也。 阮籍通老論曰。焉得松喬。頤神太素。逍遙區外。登我年祚。陸機詩。澄神元漠。流棲心太素。域。弭節欣高視。俟我大夢覺。顧公直答陸機曰。恢恢太素。物物初基。在昔哲人。觀衆濟時。

天圓地方 內景 外景

單居離問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

氣。是故外景。幽者含氣。是故內景。廣雅曰。天圓廣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與天高等。

天九野

呂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尚書考靈曜曰皞天。廣雅曰上天。）東北方曰變天。北方曰元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尚書考靈曜。廣雅。皆曰成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尚書考靈曜曰赤天。）東南方曰陽天。淮南子亦曰。天有九野。春秋內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所謂十二分次者。卽分野也。前人多與分野並言。少言天分。翟楚賢碧落賦曰。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曜。日月憑之而居諸。蓋用九野事也。

天宇

梁元帝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顏延年詩。大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用此宇字。劉允濟天賦曰。粲黃道以開域。闢紫宮而爲宇。徐彥伯南郊賦曰。告紫宙之成功。定皇天之寶位。王勃七夕賦曰。霜凝碧宙。水瑩丹霄。用字皆新奇。

渾天記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儀體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周髀所造。非周家術也。近世復有三術。一曰方天。興于王充。二曰軒天。起于姚信。三

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此論精確。

漢渾儀土圭

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間者平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曰。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奇祕。絕代異寶。旋及王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曜運變。無匪康時。九代眞觀。不絕司歷。臣夙懷末意。懼于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以聞。

月節

范子計然曰。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間。一與日合。取日之度。以爲月節。月節二字。他書未之見也。

天雞

元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物類相感志曰。大荒東極。至鬼府山臂。焦山脚。巨洋海中。昇載海曰。蓋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鳴。潮水應之。　溫庭筠詩。漏轉霞高滄海低。頗梨枕上聞天雞。用天雞也。　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用玉雞也。　李白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

雲占

左氏傳曰。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也。王曰。除心腹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終不禜。京房易飛候曰。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殺將。又曰。雲如雌雉。或如雄雞臨城。其城必降。吳範占候祕訣曰。有青雲如雉兔臨城。營軍敗走。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牛。雲氣占曰。趙雲如牛。北夷之氣如牛。蔡邕獨斷曰。夏至日。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也。春秋元命苞曰。堯母索扶升高邱。有雲如彪。感已生皋陶。以上所言。鳥獸之形。皆所以占雲也。按兵書又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衞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囷。呂氏春秋則曰。水雲如魚鱗。山雲如草莽。旱雲如烟。雨雲如波。魏子曰。北夷之氣象羣羊。南夷之氣象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正此之謂。

天賦

混成發粹。劉允濟天賦。養空栖無。翟楚賢碧落賦。名也者。純陽之精。形也者。太無之精。天行健賦。陽乃天之德。陰乃地之符。剛乃天之義。柔乃地之樞。陸肱乾坤爲天地賦。天之道也存乎至輕。范榮三無私賦。以上數語。皆極其妙。

裁成風雨

劉允濟天賦曰。驅馭陰陽。裁成風雨。用裁成于風雨之上。方册中無此文章也。

相雨

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濯魚雲遲者。少雨難至。江漢雲疾者。卽日雨。

黃子發相雨書又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西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如猪。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北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猪豨。三日大雨。以丙丁之辰。四方無雲。惟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日上有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雨。赤者內丁雨。白者庚辛雨。黑者壬癸雨。黃者戊己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卽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卽雹。黃白雜見。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沱流潦。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以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迎日。當雨。有黑雲氣如覆船于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羊彘。當暴雨。有黑雲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有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有雲如浮船。皆爲雨。北斗獨有雲。不出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徵也。有蒼黑雲。細如杼柚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此爲暴雨。夫占雨之法。盡錄于此。

雲扶日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　權德輿詩。更有觀臺稱賀處。黃雲扶日瑞昇平。　宋景文公詩。雲路舊扶黃道日。霞觴新映六符天。用此事。又有所謂黃人捧日。出道書。晏元獻公詩。青帝回風初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

陽關三疊

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奏。有文助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迺知唐本三疊如此。　樂天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自注云。勸君更進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第一句不

疊審矣。

樂石

嶧山碑曰。刻此樂石。人多不曉。顏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碑者也。封氏聞見記。爾雅曰。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連屬成山。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秀潤。宜于孤桐。可中琴瑟。疑嶧山之石自可磬音。不但泗濱之石也。此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搨。

緯略卷九

劉孝標世說

宋臨川王義慶采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皆出于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注書之法。今采於後。

朱鳳晉書。　沈約晉書。
王隱晉書。　虞預晉書。
朱鳳晉紀。　劉謙之晉紀。
徐廣晉紀。　鄧粲晉紀。
曹嘉之晉紀。　干寶晉紀。
晉陽秋。　續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漢晉春秋。
晉中興書。　晉惠帝起居注。
晉安帝紀。　晉後略。

庾翼別傳.
諸葛恢別傳.
郭璞別傳.
謝鯤別傳.
邵薈別傳.
王珉別傳.
荀粲別傳.
丞相王導別傳.
郭泰別傳.
阮光祿別傳.
范宣別傳.
嵇康別傳.
汝南別傳.
王顗別傳.
向秀別傳.
孟嘉別傳.
王述別傳.
羊曼別傳.
阮孚別傳.
王含別傳.
管輅別傳.
司馬徽別傳.
賈充別傳.
桓元別傳.
王恭別傳.
王乂別傳.
桓彝別傳.
周處別傳.
陸玩別傳.
衞玠別傳.

王長史別傳。
王敦別傳。
王弼別傳。
劉剡別傳。
王彬別傳。
郭闕別傳。
郄愔別傳。
孔愉別傳。
羅府君別傳。
郄鑒別傳。
陶侃別傳。
孫放別傳。
王胡之別傳。
謝元別傳。
陳逵別傳。

潘岳別傳。
賀循別傳。
桓溫別傳。
殷浩別傳。
郄超別傳。
卞壼別傳。
桓冲別傳。
蔡司徒別傳。
劉濛別傳。
郄曇別傳。
羅含別傳。
祖約別傳。
王澄別傳。
顧秋別傳。
王邃別傳。

劉尹別傳。
高坐別傳。
衞氏譜。
温氏譜。
庾氏譜。
戴氏譜。
虞氏譜。
周氏譜。
華嶠譜。
桓氏譜。
馮氏譜。
晉世譜。
王氏譜。
謝氏譜。
陸氏譜。
支遁別傳。
佛圖澄別傳。
祖氏譜。
吳氏譜。
許氏譜。
曹氏譜。
陶氏譜序。
諸葛氏譜。
索氏譜。
傅氏譜。
孔氏譜。
謝氏譜。
王氏譜。
司馬氏譜。
郄氏譜。

羊氏譜。
摯氏世本。
袁氏世紀。
荀氏家傳。
李康家誡。
李氏家傳。
袁氏家傳。
皇甫謐高士傳。
海內先賢傳。
江左名士傳。
蕭廣濟孝子傳。
江表傳。
名士傳。
高士傳。
晉中興士人書。

郝氏譜。
王氏世家。
裴氏家傳。
顧愷之家傳。
褚氏家傳。
謝車騎家傳。
嵇康高士傳。
楚國先賢傳。
汝南先賢傳。
會稽後賢傳。
鄭緝孝子傳。
逸士傳。
文士傳。
文章傳。
晉諸公傳。

王中郎傳。
殷羨言行。
竹林七賢論。
列仙傳。
安法師傳。
名德沙門題目。
宋明帝文章志。
顧愷之文章志。
邱淵之文章敍。
文章敍錄。
王朝目錄。
八王故事。
明帝東宮僚屬名。
征西僚屬名。
山公啓事。
袁宏孟處士傳。
永嘉流人名。
先賢行狀。
高逸沙門傳。
支法師傳。
庾法暢人物論。
摯虞文章志。
續文章志。
邱淵之文章錄。
婦人集。
晉百官名。
晉東宮官名。
伏滔大司馬屬名。
齊王官屬名。

太乙青藜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衣黃衣。執青藜杖。叩閣而進。向獨坐閣中誦書。老人迺吹杖端出火。用以照向。言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答曰我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之。向子歆復授其術。（王子年拾遺記。）胡文恭公詩。青藜香炬掩殘書。越絕東南駕隼輿。又曰。詩就雞林買。書成太乙觀。皆用此事。

四扈

左思齊都賦曰。四扈推移。注曰。春夏秋冬。四時鳥也。按爾雅曰。春扈鳻（扶雲反。）鶞（敕倫反。）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此正左思所謂四扈也。又曰。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子夜反。）宵扈嘖嘖。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箋曰。桑扈竊脂食肉。今無肉。循場啄粟。失其性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氏不食粟。詐廉也。左氏。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爾雅同。其九、老扈鶪鶪也。

顧愷之作父傳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髮。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中興書曰。顧悅、字君叔。（君。一作居。）晉陵人。初爲殷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爲太宗所廢。必不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後至尚書丞。）顧愷之爲父傳曰。君以直道。遲回于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子作父傳。史所罕載。只此傳中數語。固自與諸書所載不同也。惟司

馬遷述太史公談之言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之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嗚呼。若司馬氏父子。可謂能世其傳矣。

艾納

東坡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青苔。和香之方用艾納。則衆香發越。樂府歌曰。何來毳氈五味香。迭迷艾納及都梁。廣志曰。艾納出西國。似細艾。本草及沈氏香譜曰。艾納、松上莓苔也。魏文帝迭迷賦曰。覽芳草之樹庭。揚修榦而結莖。薄西夷之穢俗。越萬里而來征。應瑒迭迷賦曰。振纖枝之翠粲。動芳葉之莓莓。陳琳迭迷賦曰。立碧莖之婀娜。銷綠條之蜿蟺。廣志曰。迭迷生西海中。盛宏之荊州記曰。都梁縣有小山。山水清淺。其中生蘭草。俗謂蘭爲都梁。

護門草

梁王筠寓直詩。龍樓實九重。薄寒殊復早。玉階泫清露。銅池結秋潦。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之子擅一文華。縱橫富辭藻。舒錦慙光麗。握珠謝奇寶。愧予非工文。何用披懷抱。此詩六朝人詩之傑作也。窈窕清暢之甚。按贊寧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北有之。彼處人取之。置於門上。夜或有過其門其草則必叱之。有盜者皆驚奔矣。俗呼爲護門草。一曰靈草也。

鰒魚

後漢書曰。張步遣使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引三蒼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一面附石決明。細孔雜雜。或七或九。魏志曰。倭國人入海捕鰒魚。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鰒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主表曰。先主喜食鰒魚。前已表徐州刺史臧霸。送鰒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向江南問鰒魚。詩中鰒魚僅見此。

郭有道碑

蔡伯喈作郭林宗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劉長卿詩。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觀長卿詩。則此碑重矣。泰卒。會葬者千餘人。鄭元卒。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范丹卒。會葬者二千餘人。陳實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亦一時之盛。

禹鼎

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水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夏桀之世。鼎水忽自沸煎。及傳于周。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兆也。

第七車

益都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此女見。異苑曰。魏武過曹娥碑下。有婦人浣于汾渚。問之曰。第四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也。衡以離合義解之。所謂離合義者。卽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或謂此婦人卽娥靈也。

人面子

嵇含南方草木狀曰。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和桃實。無味。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其核可玩也。

紫玉

沈約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矣。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鐺。蓋用此。

耶悉茗油

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攜至交廣之間。家家愛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偏宜麻風。膏摩于手心。香透于手背。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古泉貨

太昊金。　尊盧氏幣。　神農氏金。
黃帝貨金。　軒轅貨金。　帝昊金。
帝嚳金。　高陽金。　堯泉。
舜策乘馬幣。　舜策幣貨金。　夏貨金。
商貨莊布。　商貨四布。　商連幣。
商湯金。　商子貨金。　周圜注貨。
周圜法別種。　齊公貨。　齊刀別種。
齊梁山幣。　莒刀齊布。　齊刀。

醮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爲之命道士。於星辰下爲諸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星辰。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迴。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眞。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曰。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出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時已如此。

律室

蔡邕月令章句曰。截竹爲管謂之律。置之密室。以葭莩爲灰。以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空。

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于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之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鐘一琯達之。故黃鐘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鐘大呂先以虛。故惟太蔟一律吹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隋蕭慤詩。天宮初動磬。緹室已飛灰。韓渥詩。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已有梅。皆佳句也。夏英公詩。玉

琯飛灰新氣應。璇霄合璧瑞華凝。此又用李賀天官玉琯灰剩飛也。

秦碑三句一韻

梁書范雲傳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尅日登秦望山。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加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暨登山。子良命賓寮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悅。秦碑有存者。泰山碑、兗州。嶧山碑、李斯篆。鄭文寶摹。兗州。始皇詔書。李斯篆。兗州。梁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登州。梁大篆。可辨者十六字。登州。始皇句山碑、海州。會稽山碑、李斯篆。越州。二世詔文。李斯篆。密州。殘碑二十字。李斯篆。登州。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李斯篆。鳳翔府。又渭州州學本。與鳳翔小異。

漏刻銘

孫綽漏刻銘曰。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承虛赴下。靈虬吐注。陰蟲承瀉。陸機刻漏賦曰。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遙集。伏陰蟲以成波。吞絙流其如挹。此並用陰蟲承瀉。梁元帝新漏銘曰。方壺外次。圓流內襲。靈虬承注。陰蟲吐吸。微苦抽繭。逝如激電。銅史司刻。金徒抱箭。皆有所襲。唐符子章刻漏賦曰。方圓列陛。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輸。設靈虬以承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顏舒刻漏賦曰。高卑列級。洪殺順理。靈虬屹以俯開。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竭。下吞挹而無已。二賦皆彷六朝人制作。各盡其趣。王廙洛都賦曰。挈壺司刻。漏尊瀉流。山叟秉尺。隨水沈浮。此四句亦佳。

漢複道

王維詩。複道開長樂。青門臨上路。宋之問詩。複道開行殿。鉤陳列禁兵。按漢未央宮、長樂宮北。有桂宮、北宮、明光宮。皆有複道。廟記曰。桂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北。周圍四十里。中有明光殿。殿有複道。從宮中西至城。上建章宮神明堂。太平寰宇記。建章宮在長安城外。其與未央諸宮。隔城相望。故跨城而爲閣道。三輔故事曰。神明臺在建章宮。故垂棟飛閣。從宮中西上。跨城而出。乃達建章也。孔光傳曰。哀帝祖母定陶傳太后。居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太后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漢室制度。凡有宮。卽有複道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掘建章而聯外屬。薛綜西京賦注曰。隥、閣道也。

上雍

宋元憲公詩。積高人上雍。昭配禮從周。用上雍二字也。唐彥謙詩。雲低雍時祈年去。兩細長楊從獵歸。漢司馬遷曰。迫季冬。薄從上上雍。雍、鳳翔府天興縣也。上者、自下升高之辭也。四面曰雍。四望不見四方。是之謂雍。漢故事。凡幸雍。悉言上雍也。漢初未有南北郊。惟雍縣有四時。高祖又立北畤。故文帝十五年四月幸雍。始郊見五帝。景、武、宣、元皆循之。秦之離宮。多在雍、鄠之間。故諸帝亦時時臨幸也。成帝建始中。罷雍五畤。始祀天地於長安南北郊。則前乎此者。皆以雍畤爲郊邱也。西畤者。秦襄公始爲諸侯居西。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畤者。畤土爲高也。卽壇也。鄜畤者。自襄公以後十四年。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而吉。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山阪爲衍。作鄜畤。唐鄜州義取諸此。而鄜州之地不

在此也。上時、下時者。文公後二百十五年。靈公於吳陽。作上時以祭黃帝。作下時以祭炎帝。此四時也。北時者。漢高帝入關。問秦祀上帝。何帝也。對曰。四時。有白、青、黃、赤帝之祠。帝曰。吾聞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已而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成帝建始中。罷雍五時。始祀天地于南北郊。又有武時。好時者。在雍縣旁之吳陽。此二時者。不知何世所造。參求其地。卽靈公所立。上時下時。正在吳陽也。靈公旣立上下兩時。則昔之武時、好時。不在五時之數矣。畦時。獻公作祠白帝。言其如畦畛也。密時者。宣公作在渭南祭青帝。不在雍也。

凌煙閣贊

德宗幸凌煙閣。見右壁頹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蔣琰。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暗諷誦不失一字。宰臣大慚。德宗嘆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唐書此贊。今不傳矣。然貞觀十三年。詔圖畫功臣二十四人。上自爲贊。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勛德。旣勒銘于鍾鼎。又圖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宜酌故實。宏茲令典。今凌煙閣。在西內三淸殿側是也。畫功臣皆北面。按西內、卽太極宮也。閣中凡三隔。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像貌。皆北面者。豈北辰所居之義耶。按唐河間王元恭碑曰。唐初功臣。皆圖形戢武閣。今曰凌煙閣耳。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又段志元碑亦曰。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宋鮑昭有凌煙樓詩。瞰江倒楹。望景延除。俯窺淮海。俛

眺荆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凌煙之名。六朝已有矣。

呂溫作勳臣贊。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載三十四人。而闕其一名。溫作贊。乃併高申公士廉二十四人。代宗廣德二年七月。給功臣鐵券。藏於太廟。圖形于凌煙閣。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己巳。圖形功臣於凌煙閣。寶應元年。德宗爲閣。（闕三字）雍王以平河北。與郭子儀、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德宗紀。貞元間。德宗嘉李晟、馬燧之勳。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盪坤。滌掃五代荒茀。禮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搆。昭文德。恢武功。王業既成。泰階既平。乃圖厥容于凌煙。懋昭績效。表式儀形。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乙巳秋七月。外行西宮。瞻望崇閣。見老臣遺像。儼然肅然。和敬在色。觀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民。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朝載之績。在元宗之時。有如劉幽求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忠肆力。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前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處。命皇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李晟傳。宣宗大中初。紀史館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李絳與焉。出絳傳。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放勳（闕十字）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闕歲授官。第二等（闕六字）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現、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厚、婁師德、王及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桓彥範、宋欽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劉幽求、郭元振、房琯、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奕、南霽雲、韋皐、張鎬、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愬、三十七人。皆畫像于凌煙閣。

唐樂曲 涼州、伊州、甘州。人不知其始。蓋始於明皇。因輯唐樂曲爲一編云。又按唐人西域志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巖嶼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也。

太宗四曲

傾杯曲。長孫無忌作。

英雄樂曲。

高宗七曲

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歌。景雲見。河水清。張文叔爲之。

樂社曲。魏徵作。

黃驄疊曲。

喜慶善樂。　破陣樂。　承天樂。

一戎衣大定樂。伐高麗・宴洛陽城門・觀屯管教舞・按新用武之勢・

八紘同軌樂。象高麗平・天下定・

夷羌賓曲。遼東平・李勣作是曲・

明皇三十四曲

立部八曲大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一作可和・

一、太平安舞。　二、太平樂安舞。太平、並周隋遺音・

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

五、大定樂。　六、上元樂。

七、聖壽樂。　八、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燕樂。　二、長壽樂。

三、天授樂。武后天授年作・　四、鳥歌萬歲樂。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

五、龍池樂。明皇爲郡王時・賜第隆慶坊・坊之南地・忽變爲池・中宗泛之・以厭其祥・明皇卽位・乃作龍池樂・

六、小破陣樂。

半夜樂。　還京樂。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后・故作此樂・

文成曲。明皇作。故曰云云。故作是曲。

直道曲。道士司馬承禎奉詔作。

紫清。

景雲。

小長壽。

順天樂二曲。並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縉作。

荔枝香。貴妃生日。張樂長生殿。奏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故名荔枝香。亦爲梨園子弟。

涼州、伊州、甘州。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之。又詔道調法曲。彷胡部新聲合作。

代宗二曲

寶應長寧樂。代宗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獻。十八曲宮調。

德宗四曲

定難曲。河東節度馬燧獻。

中和樂。德宗生日作。

霓裳羽衣曲。河西節度使楊欽述獻。一說。羅公遠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裳。問其

大羅天曲。茅道士曲。

道曲。工部侍郎賀知章作。

九眞紫極。

承天樂。

君臣相遇樂。曲商調。韋緯作。

梨園法曲。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明皇愛之。選坐伎三百人。教之梨園。宮女數百。

千秋節。明皇生日作。

廣平太乙曲。大歷元年作。

繼天誕聖樂。德宗生日。昭義節度王虔休獻。

孫武順聖樂。山南節度于頔獻。

文宗二曲

雲韶法曲。仙韶曲。

霓裳羽衣舞曲。此二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作也。臣下功高者賜之。又改法曲爲

武宗一曲

萬斯年曲。李德裕命樂工作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一曲

播皇猷曲。帝自製。宴禮用之。

竹簡

春秋序曰。小事簡牘。爾雅曰。簡謂之畢。郭璞曰。今之簡札也。說文曰。簡、牒也。釋名曰。簡、書編也。杜周傳曰。三尺安在哉。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曰。謂汗簡刮去青皮也。劉向別錄曰。殺青書。治竹作簡。新竹有汗。善折蠹。凡作簡者。皆以火炙乾之。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亦治也。風俗通曰。劉向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今東觀書竹素也。張景暘詩。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是也。張璠漢記曰。吳裕父恢。爲南海太守。欲以殺青寫書。裕年十二、諫不可。海濱多珍玩。若成載書盈兩。以興薏苡之謗。文士傳曰。人于嵩山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之書。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竹簡。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挹火照書後人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缺文也齊春秋曰襄陽人發古冢有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解云是科斗濟陽江淹博古好事以科斗文字推之則周宣之前也簡殆如新李嶠詩竹是蒸青外池仍點墨餘楊炯詩道書編竹簡靈藥灌梧桐武元衡詩署分刊竹簡書囊護芸香陸龜蒙詩簡便書露竹樽破待霜瓠宋景文公詩此時刀筆手慙愧殺青人又詩聞道蘭臺有圖籍故留香粉照蒸青蘇欒城詩栽向鳳池吹律處斷從芸閣殺青餘

八磨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便之通俗文曰石鍋轢穀曰碾嵇含八磨賦外兄劉景宣作磨奇巧特異旋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本矩跱圓質規旋上碧下青以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

腦能柔物

左氏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將與楚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預曰腦能柔物皮氏錄曰羊腦、猪腦男子食之損精氣又云羊腦食之令五臟消也

陳琳賦

魏陳琳武庫賦曰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精堅皓鍔修刺銳鋒陸陷犛犀水截輕鴻鎧則東胡闕

鞏百煉精銅。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骨。恆山檿榦。通肌暢骨。崇縕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鑿弱角端。象弭繡質。哲附文身。矢則申息肅愼。箘簬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撻輈。馬則飛雲絕景。直鬣騊駼。駿龍紫鹿。文的瞯魚。若淸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琳之賦戎器。瓌壯如此。其爲檄可知矣。琳之檄曰。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其語意殊佳。戴叔倫詩。陳琳草奏才還在。王粲登樓興不賒。劉長卿詩。陳琳書記好。王粲從軍樂。

鑠香

李義山詩。鑠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又詩。金蟾嚙鑠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此皆香器。其名鑠者。蓋有鼻鈕。施之於幃幬之中者也。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金屈膝。脣朱玉面燈前出。徐彥伯詩。畫屏繞金膝。珠簾懸玉鉤。李賀詩。屈膝銅鋪鎖阿甄。夢入家門上沙渚。屈膝、當卽是屈戌也。李賀詩。曉奩妝秀靨。衣帳減香筒。又詩。象口吹香毳氈暖。七星挂城闌漏版。亦帳中香也。

大小山猶二雅

樂府解題。淮南書有大山、小山。猶詩有二雅。黃太史言章子厚論楚辭。皆有所本。予初不以爲然。因叩之。子厚曰。離騷經本之國風。九歌本之大雅。九辨本之小雅。考之信然。常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于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惜其以世故廢學耳。

北酥

沈約謝北酥啓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承露盤銘

魏毋邱儉承露盤銘曰。赫赫聖魏。紹天維則。承露瑰生。爰昭懿德。下有蛟龍。偃蹇虬紛。上有層盤。厲彼青雲。修莖擢擢。高弗可及。仙掌岧岧。零露是集。有直其體。有固斯基。休徵攸降。神明攸持。少昊惟好。我后斯同。以介眉壽。以保萬邦。　魏陳王曹植承露盤銘曰。岧岧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礧磈。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鳳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闌度。三光朗明。殆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宵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賢聖繼迹。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迺潸然淚下。唐諸王孫李長吉。遂作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魏既遷漢金銅仙人。而曹植所序。乃謂明帝所作。按曹植序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上林園。甘露乃降。使植爲頌。又按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承露盤。魏既遷漢盤。又作

新盤也。儉又有承露盤賦。有曰。雄幹碣以高立。干雲霧而上征。蓋取象于蓬萊。實神明之所憑。峻極過于閬風。鳳高翔而弗升。味采。一作和氣之精液。承清露于飛雲。語亦峭拔。然讀長吉歌。非儉、植可及也。

謝元暉詩。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劉孝綽詩。仙掌方承露。靈烏又轉風。王褒詩。御溝槐影出。仙掌露光晞。岑文本詩。佳氣浮仙掌。薰風入帝梧。韓渥詩。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宮貝闕寒。張九齡詩。仙掌明璣入露盤。李商隱詩。仙人掌冷三霄露。玉女窗虛午夜風。楊文公詩。仙盤露冷蛛絲溼。綺閣香風鳳吹傳。劉中山詩。三讓月臨承露掌。九雛烏繞守宮槐。胡文恭詩。金掌氣寒知露重。玉壺聲近覺天低。夏英公詩。沉瀣氣涼仙掌迥。滿盤清露結朱英。又詩。宮槐煙煖鶯猶睡。仙掌雲寒露未晞。盧轅詩。樹搖仙掌露。庭接玉樓陰。

緯略卷十

孝碑

蔡邕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武觀碑。謂楊修曰。解不。修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之。令修別記。修曰。黃絹、色絲也。絕字。幼婦、少女也。妙字。外孫、女子也。好字。虀臼、受辛也。辭字。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乃與修同。嘆曰。我才不如卿三十里。世說。劉長卿詩。舊石曹娥篆。空山禹帝祠。權德輿詩。黃絹碑文在。青松隧路新。此用黃絹二字。惟劉孝綽詩。孝碑黃絹女。神濤白鷺翔。此二句妙甚。用孝碑奇特。人所不致思也。

守庚申

唐時衣冠往往守庚申。如皮日休、白樂天諸公是也。道士程紫霄。有朝士夜會終南太乙觀。拉師同守庚申。師作詩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洛中紀異。三尸。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又曰。一居人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令人好飲食。輕恚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七尸滅。酉陽雜俎。甲子庚申。是中鬼錄罪、青府躁穢之日。夫婦不可以同席。當清齋不寢。眞誥。

鳳尾諾。笠澤叢書。有說鳳尾諾。

齊高帝使江夏郡王學鳳尾。一學便工。帝以玉麒麟賜之。蓋諸侯箋奏。皆批曰諾。諾字有尾若鳳焉。蓋花書也。有持二畫求售。乃楊妃並馬上馬圖。題陳宏二字。筆力甚清壯。又如有兩墨跡如飛燕狀。全類鳳尾者。殊不可曉。徐考之。迺江南李主花書。陳宏者。會稽人。天寶間。妙於畫。嘗寫明皇御容與太眞二圖。筆墨之妙。不可贊嘆。韓子蒼詩。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卽此二圖也。蔡天啓集中。亦有此詩。程子山題宋喚景待制所藏陳宏畫明皇太眞聯鑣圖、太眞上馬圖詩。並巒春風禁籞遊。外間底事上心頭。騎驢後日嘉陵道。料得君王始欲愁。阿環百巧專恩寵。自是三郎騃不知。上馬未應渾乏力。要回一顧特遲遲。余所得二圖。卽此本也。

冰蠶

王貞白寄鄭谷詩曰。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陳標詩。吳女秋機織曙霜。冰蠶吐線月盈箱。皮日休詩。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冰蠶子欲飛。樂府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舊錦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冰蠶絲所織。暑月陳于坐。則滿室清涼。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海圓嶠山。有冰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始爲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

青雲干呂

漢武帝時。西域遠夷來貢云。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清猛獸。乘毳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十洲記。唐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

宜禡牙文曰青雲干呂白環入貢蓋用此唐人曾以此命題試進士令狐楚詩郁郁復紛紛青霄干呂雲王履貞詩異方占瑞氣干呂見青雲

娘子兵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兵太原迺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號娘子兵劉餗隋唐嘉話尉遲乙僧畫平陽公主像據鞍佩櫜鞬唐初奇筆畫馬尤精好在韓幹上

比干墓銘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古銅盤篆奇古其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于焉是寶考之圖經乃比干墓銘東皐雜記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

水麝

天寶中虞人獲水麝臍香皆水也每取以針刺之香氣倍于肉麝出芻香後譜

辟寒香

漢武時外國貢辟寒香室中焚之雖大寒人必減衣徐鉉述異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飼以眞珠飲以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鳥性畏寒處之小室水精爲戶內外通光名辟寒臺宮人以鳥吐金飾釵謂之辟寒金洞冥記許渾詩還磨照寶鏡猶插辟寒金唐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于殿中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李商隱詩有云犀辟塵埃玉辟寒則玉亦辟寒矣唐東夷所貢之玉長尺數寸積之可

以燃鼎置之室中不復挾纊當是此玉也又有却寒鳥者唐懿宗朝賜公主出降簾云是此鳥骨織簾紫色而斑若玳瑁懸簾則暖物類相感志

史敍事

晉張輔曰司馬遷敍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則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約奕棊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孔氏雜說

餛餅

人呼胡餅爲鶻餅胡骨切又呼爲餛餅戶烏切然餛字從食從混王又注曰餛餅也今所謂餛餅者卽此義此字也釋名曰餅幷也搜掇麵使合幷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曰石季龍諱胡改胡餅曰麻餅晉書曰王長文在市中嚙胡餅肅宗實錄曰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緗素雜記曰張公所論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爲爐餅以爲胡餅者胡人所呰故曰胡餅也趙毅大業雜記曰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胡牀曰交牀胡荽曰香荽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

滕王蛺蝶圖

王建宮詞內中數日無呼喚寫得滕王蛺蝶圖酉陽雜俎曰滕王畫蝶圖有數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唐藝文志有滕王蛺蝶圖二卷滕王名元嬰高祖子又有嗣滕王湛然畫蜂蟬燕雀能巧

之外。曲盡情理。唐名畫錄。后山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用事精也。

七入書府

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大唐遺事。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頲詩。最榮三入地。還美再來時。宋之問詩。三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此用承明三入事耳。況七入書府乎。馬融以通博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

爾雅

爾雅注今所傳者。郭璞、孫炎耳。所謂樊光爾雅注、李巡爾雅注、沈璇爾雅集注、已不可復見。郭璞有爾雅圖。江灌有爾雅圖贊、皆奇書。是亦不減山海經圖也。張揖既作博雅。劉伯莊又有續爾雅。草木蟲魚。該括略盡。選中惟郭璞特注上林賦。張揖又注之。他人不及其精確也。其他所謂孝經爾雅、石經爾雅、蜀爾雅、蕃爾雅。小爾雅、皆自成一書也。

滕六降雪

晉州刺史蕭至忠。將以臘日畋游。有樵者于霍山見一長人。俄有彪兕鹿豕狐兎駢匝。長人曰。余元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有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羣獸從行。薪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卽蕭使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蕭使君果不出獵。此雪中故事之奇詭也。夫有所謂豐隆、屏翳。則滕六、巽二、固

爲神矣。以巽二爲神。尤曉然。神仙感遇傳曰。葉仙韶遇雷神。授以墨篆曰。行之可以致雷。立功救人。吾兄弟五人。要聞雷聲。但喚雷大、雷二。此曰雷大、雷二。則雷可滕六。風可巽二矣。

答客難

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賓戲。崔駰達旨。崔寔答議。蔡邕釋誨。陳琳應議。皆出于客難而作。然其雄放豪特。皆不能及也。

紅靺鞨

文與可朱櫻歌。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籐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丸珠尙軟。滴露成津蜜初割。君王日午坐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此歌最稱奇絕。然靺鞨二字人少用。按唐寶記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如朱櫻。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于櫻桃。尤爲奇切。不讀寶記。未知文公用事之妙也。王元之櫻桃詩。磊落火齊珠。參差珊瑚叢。便不及。

南史曰。天竺國出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臥延清之室。設火齊屏風。張衡西京賦曰。翡翠火齊。絡以美玉。集韻曰。琉璃火齊珠。說文曰。火齊、玫瑰也。

乾坤一彈丸

蔣穎叔觀太史局銅渾儀詩。日月雙連璧。乾坤一彈丸。彈丸字。出孔穎達曰。天包地外。猶雞卵之裹黃。圓

如彈丸。然漢書曰。日月如連璧耳。連璧二字。出易坤靈圖曰。至德之明。日月若合璧。余愚見用日月雙旋蟻對之亦佳。旋蟻二字。出抱朴子曰。天圓如蓋。地方如棊局。天闕七字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去。磨行速。蟻不得已闕五字對彈丸尤妙。

水精如意

李商隱詩。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吳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醫和白獺髓。雜玉琥珀屑。爲粉傅之。瘡減。頰上猶有赤點如痣。視之益妍媚。商隱詩正用此。東坡梅花詩。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何勞獺髓醫。亦用此也。

北風圖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博物志。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不復有漢人之筆矣。然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又有黍離圖。司馬昭又有豳風七月圖。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爲有益。而況以詩爲圖乎。

芸臺

傅亮詩。柔荔迎時萋。芳芸應節馥。庾信詩。芸香上筵閣。碑石向鴻都。崔備詩。舊帙芸香在。空奩藥氣餘。周朴詩。金馬門前馬。芸香閣上香。按魚豢典略曰。芸香草也。辟紙蠹魚。藏書臺稱芸臺。藏書閣稱芸閣。已上四詩。皆言香也。許愼說文曰。芸似苜蓿。雜禮圖曰。芸卽蒿也。葉似邪蒿。香美可食。今江東人茹爲生菜。甚

香。古之祕閣。以辟書魚。

徐陵謝饌啓

陳徐陵謝勑賜祀三皇五帝饌餘啓曰。甘泉之殿。舊禮羲、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既延王母。紫蓋爲壇。允招太乙。同斯美號。理致衆皇。臣以餘年。預陪淸祀。如登瑤席。遂飲瓊漿。如陵啓所云。則武帝甘泉之祀。不止太乙。文帝時。詔繪古帝王名臣像於殿壁。又漢明帝好畫。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經史事畫之。起伏羲。凡五十。謂之畫贊。此所謂長樂之宮。本圖堯、舜也。

金仙氏

楊文公龍泉金沙塔院記曰。金仙氏之教。有自來矣。身毒之國。紀于山經。竺乾之師。聞于柱史。西京名將。得休屠祭天之神。東漢諸王。爲蒲塞桑門之供。道之行也。源遠乎哉。此可謂善用事。最是山海經老子二事。古今人皆不曾用。

昭華玉

帝堯見舜于二宮而問政。試以五典。舜遂舉八凱。使佐后土。以揆百事。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有大功二十。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以攝政。　昭華玉者。律琯也。又曰。昭華管、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息並不復見。其上銘曰。昭華之管。博物志。庾信詩。更愛昭華

玉。還披蘭葉圖。胡文恭詩。仙致昭華玉。神來弱水香。唯夏英公詩。延喜靈珪上。昭華瑞琯中。乃用琯字也。

車渠椀

魏文帝車渠椀賦曰。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包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王粲車渠椀賦曰。挺英才於山嶽。含陰陽之淑貞。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曹植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湄。隱神璞于西野。擬朝陽而發暉。應瑒車渠椀賦曰。惟斯椀之奇瑋。誕靈岳而奇生。蔭碧條以納曜。噏朝霞而發榮。潘尼琉璃盌賦曰。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江總瑪瑙盌賦曰。出崑崙之仙阜。觴元洲之玉酒。皆奇語。

流蘇

流蘇。是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毬。五色同心而下垂者。流蘇帳者。古人繫帳之四隅以爲飾耳。張師正倦游錄。江總詩。銀牀金屋挂流蘇。寶鏡玉釵橫珊瑚。劉孝威詩。機頂挂流蘇。機旁垂結綵。徐陵詩。流蘇金帳挂香囊。織成羅幔隱燈光。溫庭筠詞。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早。

若下水

吳錄曰。長城若下酒。張協七命曰。荆南烏程。豫北竹葉。卽此酒也。輿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村人取若下水釀酒。醇美勝于雲陽。又曰。霅水亦若下之異名。

七命所云。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然烏程縣在今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

步有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駱駝橋下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爲荆山出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所謂荆南烏程即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別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所云酒則荆南烏程所謂荆南者荆溪之南也李賀詩樽有烏程酒爲君千里壽即此也宋景文公送張說赴吳興幕詩政餘底處邀眞賞洲上風饕箬下杯

神氣

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形者神之室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室空則形腐人以神爲道以道爲生生道兩存故長生久視出修眞祕訣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而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爲九還修眞祕訣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穀者智食氣者神吐納經欲爲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愼笑節語常思其形陶宏景眞誥

東坡論文選

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陋蕭統尤爲卑弱如李陵五言皆僞今日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篇淵明作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

小兒強解事也。予固不敢妄議。如楚詞九歌。凡十有一。孰爲可取。孰爲可删。而文選僅取其半耳。至若李龍眠作九歌圖。則國殤禮魂。便不能畫矣。然畫又非文選之比。

屬車

隋志曰。昔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猶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于閻毗。毗曰。此起于秦。故張衡賦曰。屬車九九是也。

龜礎

吳王射堂。柱礎皆如伏龜。（述異傳。）袁宏宮賦曰。海龜之礎。宋景文公作燕肅簡挽詩。七兵榮贈册。沈礎賁龜趺。用龜礎二字。

白字本草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惟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漢人益之。（東坡。）本草一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邦均禹貢。上藥驗桐君。李羣玉詩。注藥陶貞白。尋山許遠游。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帙。杜甫詩。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于此者。

寒具

桓元愛重圖書。每以示賓客。有不好事者。正食寒具。以手捉書畫。大點汚。元惋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

令洗手。張彥遠名畫記。所謂上有晉人寒具油者是也。寒具二字。出周禮籩人注曰。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齊民要術。食經曰。寒具、今之鐶餅也。宋景文公詩。客詠南窗蒲齒勝。食無寒具畫廚開。然則劉禹錫佳話。有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醮嫩黃深。夜來春睡濃于酒。壓匾佳人纏臂金。迺以捻頭爲寒具也。即鐵子也。東坡集有此詩。言佳話謂之捻頭。

古硯

唐人詩。偶忘姓名。癖性愛古物。終歲求不得。昨朝見古硯。蘭河灘之側。波濤所擊觸。背面生隙隙。質狀朴且醜。令人作不得。讀此詩。可謂好事之至。硯之壞古可想矣。劉禹錫詩。黑君灘頭揀石硯。白帝城邊尋野蔬。

瘞鶴銘

歐公曰。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于焦山之足。按潤州圖經云。王羲之書。然筆法不類羲之。而類顏魯公。華陽眞逸、顧況道號。碑無年月。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杜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眞作右軍書矣。按陶隱居畫傳曰。隱居、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皮日休悼羽士詩。大椿枯後新爲記。仙鶴亡來始有銘。且言前朝文集未有悼道士碑銘。其用鶴銘。可謂神奇。

范蠡遊五湖圖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印。明日致仕。魏泰雜錄。隗囂傳曰。范蠡收責勾踐。乘舟于五湖。注曰。計然云。范

蠡乘舟於五湖。遊五湖見此。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曰。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請守相州。畢仲詢幕府燕閒錄。

列女圖

此圖自密康公母至趙括母。凡十五。考之劉向傳。乃仁智一卷。世傳龍眠李公麟所作。然按隋朝官本。有衞協畫列女圖一卷。隋王廣有列女仁智圖一卷。陳公恩有列女貞節圖。仁智圖李氏之筆。固當祖述于此。又按後漢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畫于左右。以自監戒本紀。又後漢宋宏。常燕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光武卽命撤之。觀此。則列女圖又始於漢矣。

養生

太祖召華山陳摶。問養生之術。摶曰。得便宜處再莫去。上大喜。胡訥見聞錄。任惠公晚年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而有悟耳。所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春明退朝錄。

宅經

凡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凡宅地欲坦平。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土。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衞土。居之先富後貧。

碧落碑

絳有碑篆千餘字。李陽冰愛之。其中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後有識者云。有唐十三祀。龍集敦牂。孝子李訓等。爲母造道門尊像。唐潘遠記聞談。其一曰。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堪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紀異。沈義飛昇。有白鹿、青龍車。羽衣持節以青玉界詔書。拜義爲碧落侍郎。碧落、天也。列仙傳。唐翟楚賢有碧落賦。多奇語。今錄于此。

散幽情于曩昔。凝浩思于典墳。太初與其太始。高下混其未分。將視之而不見。欲聽之而不聞。爰及寥廓。其猶橐籥。輕清爲天而氤氳。重濁爲地而盤礴。爾其動也。風雨如晦。雷電共作。爾其靜也。體象皎鏡。是開碧落。其色清瑩。其狀冥寞。雖離婁明目兮。未能窮其形。其體浩瀚。其勢瀰漫。縱夸父逐日兮。不能窮其畔。浮滄海兮氣渾。暎青山兮色亂。爲萬物之羣首。作衆才之妙觀。至妙至極。至神至虛。莫能測其末。未能定其初。五石難補。九野環舒。星辰麗之而照曜。日月憑之而居諸。非吾人之所仰。實列仙之攸居。爾乃遺塵俗。務遐躅。養空棲無。懲忿窒慾。凌清高而自遠。振羽衣以相屬。七日王君。永別緱山之上。千年丁令。暫下遼水之曲。別有懷眞俗外。流念仙家。撫龜鶴而增感。顧蜉蝣而自嗟。乃鍊心清志。洗煩蕩邪。凝魂于祕府。馳妙于飡霞。雲梯非遠。天路還賒。情恆寄于綿邈。願有託于靈槎。

分風送船

荆州記曰。洞庭湖神。一曰宮庭湖。過客祈禱。能分風送南北船。拾遺記。漢曹毗詩。分風爲二。劈流成兩。劉剛詩。迴艫乘派水。舉櫂逐分風。正謂此也。漢鄭宏少時採薪。得一遺箭。頃之。有人覓箭。問宏何所欲。宏識其神人

也。答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世號樵風。水經曰。鄭宏少以清節自居。恆躬採伐。用資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曰。汝不欲及鄭公風耶。其感致如此。宋之問詩。歸舟何路遠。日暮便樵風。秦系題鏡湖野老所居詩。湖裏尋君去。樵風送往返。孟浩然詩。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皮日休詩。海月爲京信。樵風送酒船。胡文恭公詩。雨別荆臺夢。風迴越水樵。錢公輔詩。仙客常因一箭贈。樵風長到五雲間。允初徵鏡湖故事詩。將尋煉藥井。更逐賣樵風。楊億送越僧詩。花雨六時飄講席。樵風千里送浮杯。曹唐詩。濯足樵風波。振衣禹穴顛。吳奎詩。樵風漾歸舟。飄然一葉輕。分風南北。蓋不止若耶溪也。

賀雪

賀雪之禮。起于唐。李洞詩。賀雪已成金殿夢。看濤終負石樓期。劉庭琦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李嶠詩。大周天闕路。今日降神車。韋應物詩。廁跡鵷鷺末。蹈舞豐年期。正是賀雪時所作也。然唐故事。雪中多宴羣臣。宗楚客詩。太乙天爲水。蓬萊雪作山。徐彥伯詩。瓊樹留宸矚。璇花入睿詞。張說詩。含花雪告豐。李適詩。寫曜銜天藻。呈祥碑御衣。此皆是雪中侍宴應制也。唐類表有賀雨雪表一卷。賀表亦始于此。

五夜

漢舊儀曰。中黃門待五夜。謂甲、乙、丙、丁、戊也。唐太宗所謂甲夜理事、乙夜觀書者。本此。顏氏家訓曰。或問

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曰。衞以嚴更之署。必以五爲節者。言自夕至旦。經涉五時。雖冬夏之晷。長短參差。而盈不盡六。縮不至四。進退五時之間。故曰五更也。唐韋珣嘗問劉禹錫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相更迭耳。而又有子夜何耶。晉時有子夜者。善歌。子夜、女子名也。故李義山云。鶯能歌子夜。又云。心酸子夜歌。太白亦有子夜歌行。韋珣以子夜爲五更之數。非也。又有所謂午夜者。爲半夜時如日之午也。李長吉七夕詩。羅幃午夜愁。韋少陵所謂午夜漏聲催曉箭是也。獨更點之制。無所著見。韓愈詩。雞三號。更五點。李郢詩。江風徹曙不成睡。二十五點秋夜長。李商隱詩。金毀銷香閉綺籠。玉壺傳點咽銅龍。惟此三詩言點也。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趕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暎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禁城鐘鼓。五更已竟。而外間刻漏。方交五更。殺五更後。禁城不復更擊鐘。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唐王建詞。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岐公宮詞。焚香先熨赭黃衣。恐怕陽臺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是立班時。賈之二詞。禁中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翼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表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所謂上直鐘聲者。禁中五更曉鐘也。岐公所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

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中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耳。至如郊祀大祀。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外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更平分。須曉乃竟。故奉常禮皆於宮漏之外。

圓覺

書說命厥德修罔覺。只一覺字。孟子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凡兩言之。亦十字。圓覺經中說覺字。及圓覺菩薩號。共一百八十覺字。是何言之之切。悟之之艱也。如華嚴經梵行品一連用三十七耶字。又二耶字在前不連文。此一品連用耶字之勢甚衰衰。是蓋譯潤之功也。

青硯

古人多用青硯。蓋端、歙始著乎唐耳。庾肩吾謝銅硯筆格啓曰。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管插銅龍。還笑王生之璧。硯譜曰。淄川金雀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曰。李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不耗。後歸期。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曰。惟此石彈丸能生水。索之良苦。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東坡雜說曰。陸道士蓄一硯。圓首斧形。色正青。背有斜月紋。甚能光墨而宜筆。今山川記載蔡子池青石。可爲硯。正此之類也。

翠粲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成都市時。見綵帛鋪。牓曰翠色眞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粲。纓徽流芳。班婕妤自悼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

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少卿章岵。嘗官于蜀。持吳羅朔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海潤。吳朔之帛色皆渝變。惟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畜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其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卷什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曰。紛披風什。五臣注曰。十篇同卷謂之什。今之詩家。作一篇遽曰什。非也。柳子厚答沈起書曰。今乃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宋景文公詩。棲遲自樂周人什。偃息終非魏國藩。此方用得是。

緯略卷十一

儲胥

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長楊賦曰。木雍搶纍。以爲儲胥。顏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雍搶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宋景文公傷孟昭圖詩。密疏叩儲胥。又侍宴詩。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詩。至今三籍在儲胥。答朱彭州詩。九蕃宮樹老儲胥。又續春詞。蒼龍驅暖入儲胥。其實儲胥乃宮宇之名。露寒是名。儲胥何爲不是名。

豕苓

莊子曰。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苓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曰。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故曰。是時爲帝者也。孫眞人方所謂五苓散。凡五味。木猪苓爲主。故曰五苓。其法蓋與莊子之言合。

周祇月賦

謝莊月賦曰。日以陽德。月以陰靈。唐沈明賦曰。日有朝靈。月有宵德。蓋出於此。良佳。擅扶光于東沼。嗣若英于西溟。宋周祇月賦曰。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朗旦。月待終而夕暎。其狀也。氣融潔而照遠。質明潤而貞虛。弱不廢照。清不激汙。意氣之高。不在謝莊下也。

鮚醬

漢書曰。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鮚、蟀蜃之屬。卽蠣子也。音蚌。梁劉孝綽謝晉安王賚鰕醬啓曰。龍醬傳甘。退誠可陋。蚳醢稱貴。追覺失言。吳錄。地理志曰。蠣子如麻。取以爲醬。甚美。又如所謂蠣醬、鰕鮓。天暖未能多致。凡醢醬之屬。雖甚幺微。未有不出于古人之法也。

五色雁赤雁

漢書郊祀志曰。宣帝於河西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雁集殿前。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雁。昔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故班固曰。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禮樂志曰。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翁雁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卽是五色雁矣。許敬宗詩。塞門朱雁入。郊藪紫麟游。元稹詩。池築呈朱雁。壇場得白麟。

東南一尉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泰山梁甫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樂殊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于北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揚雄之言也。此用得妙。漢制。郡置尉。事體深重。始馮翊之高陵。扶風之郿。迄交趾之麓冷。合浦之珠崖。郡國一百三。爲都尉治者九十有四。班固志中。並不及此。可謂闕典之大者。其他如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匈奴渾懷都尉、玉門陽關都尉。有官制所名者。有因事

剏置者。如王孫一作新。爲右輔尉。梅福爲南昌尉。趙廣漢爲京輔尉。尹翁歸爲宏農尉。毋將爲沛郡尉。

錦瑟

唐李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其聲感怨淸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感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淸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新舊火

隋書王劭傳曰。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

金像銘

北齊邢子才金像銘曰。妙形難像。至理希全。形之所及。理亦在焉。神儀內瑩。寶相外宣。應靈肸蠁。感發大千。圓光照耀。英被無邊。託銘斯在。曠刼方傳。此數句。佳作也。比年得一金銅菩薩像。眞所謂神儀內瑩。寶相外宣者。唐李嶠有金銅瑞像記。蓋屑金銀珠玉七寶以範之。此菩薩像。縱非六朝。亦是唐舊物。近代未

嘗作此也。

靈芝宮

王安國直宿崇文院。夢有邀至海上。宮殿甚盛。笙簫大作。題曰靈芝宮。有一人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恍然夢覺。禁鍾已鳴矣。平甫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聲夢覺時。後四年卒。曾鞏夢與平甫會。固弔之。平甫笑不止。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宮矣。樂非塵世比也。魏泰雜記。

如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賀作白瑤宮記。陶宏景爲蓬萊都水監。固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刻石曰。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矣。

東坡曰。余在潁川。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氐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何爲問之。此乃福地之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相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歸。過仇池。有九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又東坡范景仁遊洛中詩。蘚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于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石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巖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神仙宮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括異志。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

見美人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接轡于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容館主。俄聞丁卒。歐陽仲淳父曰。常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明年卒。東坡有詩。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按松漠紀聞。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之。必致蛇虺之害也。

泰節二卦

眞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于臣。則臣上承于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位上。則地無由得交于天。天地不相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于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石介三朝聖政錄。皇佑中。待制王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愼言語。節飲食。仁宗問賈魏公曰。愼何言語。節何飲食。公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愼。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當愼命令。節飲食燕樂。上大喜。

文火

顧況茶論曰。煎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皮日休茶詩。山謠縱上下。火候還文武。王季友詩。煉丹文武火未成。賣藥販山不販名。如周賀詩。屋雪凌高樹。山茶稱遠泉。頗類所謂長泉矣。長泉二字尤佳。姚合詩。酒用林花釀。茶將野水煎。張喬詩。簟冷窗中月。茶香竹裏泉。皆不及桃合詩。所謂酒用林花釀。以花釀酒。當是酴醾酒之類。景龍文館記曰。賜近臣酒。乃用酴醾二字也。

松煙石墨

鼂氏墨經曰。古用松煙、石墨二種。石墨自晉魏以後無聞。松煙之墨。自漢貴扶風隃麋終南山之松。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晉貴九江廬山之松。衛夫人筆陣圖曰。取廬山松煙。唐貴易州、路州之松。上黨松心。尤先見貴。後唐則宣州黃山松。歙縣黟山松。羅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沈存中延州石液墨詩。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今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如存中詩所云。則北方固自有所謂文墨矣。

三代鼎器名

商鼎。　文王鼎。　周公鼎。
周姜鼎。　虢姜鼎。　鄭伯姬鼎。
伯姬鼎。　晉姜鼎。　孔文父鼎。
魯公鼎。　宋公鼎。　單冏鼎。
宋君鼎。　朱君夫人鼎。　東宮方鼎。
得鼎。　庚鼎。　乙鼎。
大鼎。　始鼎。　欒鼎。
趞鼎。　辛鼎。　癸鼎。

龍鼎。盤鼎。子吳鼎。叔夜鼎。父甲鼎。龍生鼎。師毛敦。周虞敦。仲駒敦。叔榴敦。仲酉敦。㞢敦。尹敦。周敦。周公彝。

陀鼎。公緘鼎。師寏鼎。季娟鼎。父丁鼎。召夫鼎。師𩛥敦。應侯敦。孟金敦。虢姜敦。冀師敦。始敦。牧敦。郘敦。召公彝。

東宮鼎。子師鼎。父乙鼎。父癸鼎。蟬文鼎。師毅鼎。周姜敦。屈生敦。刺公敦。散季敦。龍敦。何敦。戩敦。內史彝。魯侯彝。

郳彝．沈子彝．欲姬彝．品伯彝．楚王盞彝．季娟彝．父乙彝．父辛彝．仲父彝．伯彝．形彝．亞彝．小子師彝．書鬲．毛乙鬲．

伯宗彝．虞伯彝．仲舉彝．單冏彝．祖戊彝．父癸彝．父丁彝．母丁彝．商彝．欲彝．尹彝．伊彝．庚父鬲．父子鬲．乃子鬲．

楚公彝．司空彝．單從彝．交父彝．商癸彝．祖乙彝．父己彝．師艅彝．五彝．甗彝．應彝．仲父彝．高姜鬲．父己鬲．母鬲．

虢叔鬲。
聿遠鬲。
許子鍾。
元子鍾。
南和鍾。
盟和鍾。
韋子尊。
虎尊。
祖辛尊。
父丁尊。
父辛尊。
父庚尊。
父戊爵。
己舉爵。
篆帶爵。

莫敖鬲。
伯鬲。
粤鍾。
走鍾。
分寧鍾。
召公尊。
魚尊。
父戊尊。
中尊。
商從尊。
大甲尊。
丁青爵。
祖己尊。
己爵。
父乙爵。

寶德鬲。
父丁鬲。
商鍾。
遲父鍾。
許子小鍾。
朝事尊。
叔寶尊。
祖戊尊。
太甲尊。
父癸尊。
庚尊。
商爵。
父己爵。
舉爵。
祖乙爵。

伯爵.
父甲爵.
父辛爵.
叔高簋.
張仲匜.
子斯匜.
姬寏豆.
仲虞洗.
叔匜.
張伯匜.
祖戊匜.
伯盞盤.
卬仲盦.
周陽侯甗.
孟嬭甗.

飲爵.
主人舉.
寅簋.
師冥簋.
劉公匜.
史黎匜.
單疑豆.
田季匜.
杞公匜.
季姬匜.
齊侯匜.
壽盤.
伯盞盦.
仲信甗.
父乙甗.

觶爵.
癸舉.
左父舉.
師奕簋.
太公匜.
姬寏匜.
仲虔洗.
寒戊匜.
義母匜.
季毫匜.
卬仲盤.
史孫盤.
應婦甗.
邾甗.
庚甗.

飲甗。伯温甗。冀師舟。
師淮卣。周卣。冀卣。
商卣。兄癸卣。母辛卣。
母乙卣。父甲卣。祖癸卣。
父巳卣。祖戊卣。王伯齍。
趞齍。諸友盉。伯玉盉。
沈子盉。季亳盉。父丁盉。
茲女觚。象觚。父庚觚。
甲子觚。平周缸。窖磬。
丁舉歐。伯索盂。熙之筏。
同。武安釜。軹家釜。

古三代鼎器名見于圖書者。會粹于此。將有考焉。

房中樂

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人君有房中之樂。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詩譜曰。路寢之常樂。國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后夫人亦用之。王肅曰。關

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矣。周房中樂。秦始皇三十六年。改曰禱人。所謂房中樂者。婦人禱祠于房中者也。惟宮人用之。漢房中祠樂。本高祖唐山夫人所作。唐山姓也。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亦楚聲。孝惠二年。詔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宋書樂志曰。魏文帝黃初二年。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乃改爲正始之樂。明帝太和初。繆襲奏。魏國初建。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後省讀漢安世詩。無有二南風化天下之言。又改曰享神歌。隋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天高地厚。述以夫婦之義。因卽取之。爲皇后房內曲。命婦人登歌上壽並用之。

珊瑚筆格

錢思公珊瑚筆格詩。蘊粹滄波遠。搜奇鐵網勞。柔條鑽火樹。麗景奪星旄。叢倚棲油几。枝疎薦兎毫。寶跗光互映。翠匣價相高。鉤謾標祥諜。人須詠楚騷。休將鐵如意。碎擊爲爭豪。北朝徐陵。以珊瑚閣筆。羅隱詩。徐陵閣筆珊瑚架。絕勝賓朋玳瑁簪。用珊瑚架三字。甚新。錢思公酷愛珊瑚筆格。常爲子姪輩竊去。公徐徐出錢。許得之者自言。卽與之錢。如此者歲不下數次。公欣然容之。思公詩體謹嚴。如以蜀紙端硯寄仙芝詩。膩蠒裁邛部。蒼崖映越溪。展時雲冉冉。呵久露淒淒。平滑逾鵝素。精鋼類夢蹄。輕于漢宮穀。碧似夏王圭。細軸聊閒卷。銀鉤且醉題。卽時封密詔。別有武都泥。此詩與前詩一律。

荀況雲賦

楚荀況雲賦曰。有物于此。居則同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于毫毛。充盈于天宇。冬日作寒。夏日作暑。此數語甚奇。荀況文章少見。故錄之。曹植吹雲贊曰。天地變化。是生神物。吹雲吐潤。浮氣蓊鬱。上二句亦奇。

虹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蜺常見于旁。四時常有之。江淹赤虹賦曰。赤蜺電出。蚴虬神驤。曖昧以變。依稀不常。此正所謂蜺也。惟雄虹見藏有月。釋名曰。虹、陽氣之動。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故莊子曰。陽炙陰爲虹。

詩用六經字

司馬相如詩。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好。庾信詩。氄毛新鵠子。盤根古樹低。此書中好字。用者絕少。又如簡文詩。螢飛夜灼灼。蟲思夕喓喓。鮑容詩。列樹闕六字下雎。沈約詩。蝶逢花搖漾。燕值羽差池。王維詩。設置守毫兎。垂釣伺遊鱗。錢起詩。露濃蕙花落。月冷涉鷄飛。白居易詩。鳥頭因感白。魚尾爲勞賴。詩注曰。魚勞則尾賴。用詩中字尤奇。又用月令中字。如賀朝清詩。流鶯拂繡羽。二月上林期。張協詩。鷹飛日夜分。雷動寒暑離。胡致隆詩。細雨來時麋角解。春風歸日馬蹄香。宋之問詩。祭魚常見獺。飲水畏驚猿。宋元憲詩。花寒陰鶴警。霜早腐螢疎。錢起詩。謾把樽中物。無人啄蟹匡。此又用禮中字。一經采化。便覺神明。

全與用史傳中字不侔也。

辟雍

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雍。注曰。文王立靈臺。作靈囿、靈沼。合樂以落之。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注曰。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此周之制也。禮記外傳曰。虞曰庠。亦曰米廩。藏躬耕之穀于學中。以供祭祀。尚孝也。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辟雍。亦曰太學東膠。其言四代之學尤明。今詩有辟雍之詩。又有泮宮之詩。而周禮獨不載辟雍之禮。但曰成均之法。成均惟周禮有之。他書亦不載也。

靈臺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妖祥。詩氾歷樞曰。靈臺。候天意也。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緯學二說皆極其至。鄭箋不能闕四字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此蓋思所以闕三字意宣德察微矣。劉向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池沼。掘得人骨。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三輔黃圖曰。周靈臺在長安西五十五里。公羊莊公三十一年。注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然雜候上林漢制曰清臺。日至書雲。魯則曰觀臺耳。

八桂

孫綽天台賦曰。八桂挺森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李善注引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所謂賁隅

東者。招搖之山也。五芝在天台。固自有之。不應八桂遠取招搖之山。按臨海記曰。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之所植。又地理記曰。天台山有八桂嶺。此尤曉然。　梁褚禋詩。誰謂重三珠。終焉競八桂。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蕭客兩童子。盧綸詩。玉壇摽八桂。金井識雙桐。皆用八桂事也。

黃庭圖

黃庭經極修煉吐納之妙。有務成子注。有梁邱子注。有尹眞人注。有白履中注。有李子乘注。有蔣愼修注。有超遙子注。又有五家注。其要而易明者。莫如圖。有黃庭五藏圖、黃庭內視圖、黃庭內景五藏六府圖、補瀉圖、唐元一作女子胡愔撰。黃庭外景圖、五藏導引圖、黃庭圖證訣。可謂盡其妙矣。東坡書黃庭內景。贈葆光道師蹇辰序。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畫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嘆不足。故復贊之曰。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圖闕三字仙髯耆兩卿相後先。英妙夾侍淸且妍。十有二神闕二字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旋。問誰遺化老龍眠。山谷次韻子瞻書。黃庭尾付蹇道師。琅函絳簡蕊珠篇。寸田尺宅可靳仙。高眞接手玉宸前。女丁來謁粲六妍。金鑰閉欲形完堅。萬物蕩盡正秋天。使形如是何塵緣。蘇李筆墨妙自然。萬虛拱手書已傳。傳非其人恐非騫。當付驪龍藏九淵。蹇侯奉告請周旋。緯蕭探手我不眠。二公之言。施於經相尙爾。而況圖訣之益乎。

成公綏敍乾文

晉成公綏天地賦曰。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于龜房。元心匿首于女虛。朱鳥奮翼于星張。帝星正坐于紫宮。輔臣列位于文昌。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參差而雁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敍事之妙如此。

漂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竟數十日。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擊絮于瀨水中。子胥曰。豈可得飡乎。女曰諾。卽發其簞飯。淸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毋令露之。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中。吳越春秋同。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于水中。漂絮、擊絮也。宋景文公詩。藥有不龜方。擊絮管無妨。亦以漂爲擊也。

新宮銘

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轗轗。雕珉盤礎。鏤檀竦棄。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眞班列。仙翁鵠立。道師水潔。飲玉戚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元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淸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東坡遊羅浮。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

元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眞人山元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轗轗。人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闕三字其末云。五雲書閣史蔡少霞書。余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眞人山元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史之說。魚車瑞雲之語。迺逸叟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其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爲少霞耳。元卿之文。麗整高妙。非神仙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記于此。以證坡注之誤也。集異記曰。蔡少霞夢褐衣鹿幘人召去石碑之側。謂曰。召君書此。二青衣僮至。一捧牙箱。內有紫絹文書。一齋筆研。令少霞法此而寫。少霞援筆。頃刻而成。因覽讀之。乃蒼龍溪宮銘。遂寤。急命紙筆紀錄。或往視之。筆跡宛有書石之態。

窮奇

山海經曰。封山有獸。狀如牛而蝟毛。名曰窮奇。食人。或云。窮奇聞人鬬。迺助不直者。文王出獵所獲。張揖注上林賦曰。窮奇。其音如狗嗥。食人。神異記曰。西北有獸。狀如彪。有翼。名窮奇。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徑過。人有德行而往抵犀（音觸）之。人有凶德而往舐迎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所居無常。咋人回轉。向天而笑。神異經曰。西方荒中有獸焉。狀如彪而身大。毛長尺許。（張華注。此獸毛皆如毫猪毛也。）人面彪足。口有猪牙。尾長一丈八尺。名曰檮杌。此獸食人。又曰饕餮。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左氏所載。不才子曰窮奇。曰渾沌。曰檮杌。曰饕餮。皆

獸名也。今錄于此。

承明廬

范雲詩。伊昔霑嘉惠。出入承明宮。盧象詩。召入承明宮。聖人借顏色。此言承明殿也。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劉孝綽詩。步出金華省。遠望承明廬。此言殿中直廬耳。西都賦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亦藏書之所。大雅之林也。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璽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揚雄傳。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李尋待詔黃門。得預入直。而曰久汙玉堂之直者。言直廬在玉堂外。亦猶承明之有廬也。翼奉曰。孝文時。未央宮無高門。麒麟殿獨有前殿曲臺溫室承明耳。霍光傳曰。太后車駕。幸未央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罪狀昌邑王。是豈太后所御之地。是必諸帝常所臨御也。

方諸

物類相感志曰。方諸。巨蚌也。向月以器承之。得三二合水。亦如朝露。淮南子曰。方諸見月。津而爲水。注曰。方諸。大蛤也。陰燧之具。摩拭令熱。向月則有水生。故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謂之方諸。明水陳饌。以爲元酒。唐闕四字　禪取明水用之。李敬眞曾入九月中。取蚌蛤一尺二寸者。依法拭之。至半夜。得水四五斗。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玉。五夜方諸月溜津。

潮繫日月

抱朴子曰。日之兩潮。一日一夕。各入地中。故一日一夕而有兩潮也。海潮賦曰。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及晦而絕。過朔則隆。月弦則小贏。月望則大至。又曰。日激水而潮小。月離日而潮大。海潮志曰。詳其潮水之起。若釜鼎之沸。沸則煎沫而溢出。究其本。祇平于鼎釜。若沸溢則加倍之也。嘗聞南海洲採珠人說。每一入海。必以繩繫身。岸人持之。潮來必動繩。岸人共挽之。助身而上。又說。或潮上。海底山穴間必闇黑雷鳴。水孛然而漲上。及登岸。則潮漲入浦溆矣。是陰陽二氣交作而變。日月爲二氣之母。潮隨二曜。蓋不虛耳。

封禪

河圖眞記鉤曰。王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史記封禪書曰。齊威公旣霸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顓帝、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云云。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三里。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遠者千有餘歲。近者數百載。其儀不可得記。桓譚新論曰。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白虎通云。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二君。張華封禪儀曰。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

洛水無冰

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水繹繹光曜也。述征記曰。水底有礜石。故上無冰凍也。易乾鑿度曰。帝盛

德之應。洛水先溫。先儒言洛居天地之中。其氣晏溫。故曰溫洛。蘇味道牛鳳及有和受圖溫洛詩。亦言溫洛。唐驪山溫泉。亦以其下皆生礬石故溫也。李賀詩。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八紘八極

淮南子曰。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穴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資渚。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象安。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紘之外。迺有八極。鄒子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如此者九。又有大瀛海環之。總曰八極也。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注曰。中土、冀州也。

接花

山谷接花詩。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揮斤。接花之法。惟見劉禹錫詩。分畦十字水。接樹兩股花。

鹽田

鹽田在河東鹽澤。其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亦無盡。不沃則無之。張液池百步。其鹽多少。隨月增減也。又有鹽井者。蜀都臨邛縣二井。一是火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以火井煑之。斛水得鹽四五斗。若非火井煑之。不過一二斗矣。又有青池鹽。其鹽正方。廣半寸。其狀扶疎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沃種之。歲月久。卽生此鹽。又有草鹽者。襄沔記曰。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生紫菱。四邊青泥。十一月中。池左右十餘里地。草上如霜。彌日不釋。嘗之乃鹽味。世謂之鹽花山。又有鹽根者。亦名太陰元精石。出河中解縣鹽池中。本鹽根也。往往池邊近水采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形狀如龜甲。黑者不佳。黃白明淨者上。

潑生麪

太平記曰。大夫蚤來。已食一碗潑生麪矣。太平記。唐人所作。竇平曰。潑生麪、疑自今之略生麪也。如冷淘。則杜詩槐葉冷淘之外。無所見也。今之食麪。俱曰湯餅。按後漢梁冀傳。進鴆如煑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明帝食以熱湯餅。汗出。以衣自拭。色轉皎然。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宗懍荆楚歲時記曰。六月作湯餅。庾闡賦曰。當用輕羽。拂取輕麪。輕輭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此謂之湯餅。齊高帝所嗜引水麪者。此也。束晳餅賦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爲麪。又曰。三冬冽寒。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又曰。振掌握。搦拊搏。麪彌離于指端。手縈回而交錯。蓋用手爲之也。今北人謂之冬餫飩。春餺飥。李正文刊誤曰。舊未就刀餂。皆掌託爲之。刀餂既具。乃云不託。俗乃用餺飥二字也。方言曰。餅謂之餛。或謂之

飩・餛飩之名見于此・范侍讀沖元長言其父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謂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釜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麪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溲・湯深煑久●

緯略卷十二

讀碑

後漢禰衡讀蔡邕碑。一覽能誦。惟石缺二字不明。因書出之魏王粲讀道邊碑。人問卿能記乎。誦之不失一字。楊修從曹公讀陳寔碑。既去。恨不寫取。修迺誦之。馳使往勘。惟石缺二字不同耳。南齊范雲爲竟陵王學士。當時讀秦始皇刻石文。雲誦得之。張說詩。會葬知元伯。看碑識蔡邕。

習外國事

漢鄭吉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習外國事。　谷永上疏訟陳湯。書奏。天子出湯。後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馳驛上書。願發兵以自救。大將軍王鳳。言湯多奇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湯宣室。　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燕人王恢爲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不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　趙充國好將帥之節。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黃香曉習邊事。每出軍。轉運調度。動得事宜。　郭涼爲將。通經。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三韓紙

韓子答謝錢珣仲惠高麗墨詩。王卿贈我三韓紙。白若截肪光照几。錢侯繼贈朝鮮墨。黑如點漆光浮水。所謂三韓紙者。卽蠶紙也。宣和殿書畫碑卷。盡用此紙。右軍以蠶紙書蘭亭帖。然晉宋自有一種紙長丈

餘。就船鈔之。謂之璽紙。黃太史謝鄭閎中惠高麗畫扇詩。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黃門書省中。子蒼用三韓紙。蓋本于此。杜詩。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東坡云。潘谷作墨精妙。雜用高麗紙。又孫莘老寄墨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推潘翁。後漢書曰。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在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地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地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王。辰都月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焉。

古器

古人好事。皆極其至。如古鐘鼎彝器。尤所愛尚。其有識文者。非獨其器可玩。其文尤奇古。其間有關于考訂者。所補亦不少。劉禹錫詩。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皮日休詩。室惟搜古器。錢只買秋杉。張籍詩。每著新衣看藥竈。多收古器在書樓。如三公詩。可見好事之至。又如楊衡詩。拾薪遇遺鼎。探穴得古籍。此又希闊之遇矣。郊祀志曰。汾陰得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其所以言此者。亦以款識爲尚。蓋可考也。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職吏反。

桂蠹

南粵傳曰。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儀。嘗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

桂。故味辛。漬之以蜜食之也。金樓子曰。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遂煎。桂以蠹而成病。正謂此也。宋景文公詩。幾枝北道梅傳信。一器南方桂補羸。

牛膝酒

酒譜曰。酒多飲。虛人脾氣。脾主四肢。久飲成疾。惟酒用牛膝。能補重腿。輕筋骨。且不失和甘之味。亦飲者所宜。造法。每醇酒一斗。用大木瓜二甑之。而實以牛膝四兩。浸之以醇酒。酒竭旋益。俟其潰爛。乃出之。以熟艾末四兩同研。爲丸桐子大。空腹下三十丸。此良法也。方書中絕無此方。又明白簡易。故采之。

柳書陰符經

蔡端明曰。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觀此書。非惟柳氏筆法遒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瀚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輿彝旁達。浚其粹精。流爲聰明。此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詞章。至曰。磻谿之遇合。金匱之祕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龜鼎

孔愉獲龜。放之餘干溪。鑄一鼎。刻之曰。孔敬康沈之于水。梁天監三年。安豐獻一角元龜。武帝鑄一鼎。沈于得龜處。二事絕相類。古今鼎錄。會稽後賢傳曰。孔愉至吳興餘干亭。放龜溪中。龜反顧視愉。及封此亭印三鑄。龜首回屈如顧。臧榮緒晉書曰。愉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北齊趙儒宗龜詩。儻蒙一曳尾。當爲屢回頭。劉禹錫詩。朱輪尚憶羣飛雉。青綬初懸左顧龜。陸龜蒙詩。鵲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王

仲脩送越帥程公闢詩。一麾召得山川勝。金鈕新提左顧龜。殊不言鼎也。

崑崙邱贊

郭璞崑崙邱贊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嶪然中峙。號曰天柱。前四語殊清壯。所謂邱者。按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之邱。所謂惟帝下都者。按搜神記曰。崑崙之山。是惟帝之下都。其曰崑崙月精。水之靈府者。按史記曰。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又河圖曰。崑崙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爾雅曰。西北之羌。有崑崙之墟。其曰西羌之宇。亦其墟也。龍魚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故曰嶪然中峙。號曰天柱。郭璞之文。精切如此。一一皆援据。文章而欲苟作。難哉。葛仙翁傳曰。崑崙一曰元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閬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仙人所居也。

砥柱銘

水經注曰。砥柱、山名也。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魏徵有砥柱銘。其壯語僅曰。旁臨砥柱。北眺龍門。茫茫舊迹。浩浩長源。黃太史曰。吾愛魏公之爲人。故其作砥柱銘時。爲好事者書之。忘其文之工拙。然九成宮醴泉銘。亦魏公之文也。其曰。東越青齊。南踰丹徹。獻琛奉贄。重譯來王。西暨輪臺。北拒元圃。地列州縣。人充編戶。又曰。雲氏龍宮。龜圖鳳紀。日含五色。鳥呈三距。頌不輟書。筆無停史。亦壯語也。

秋蘭

秋蘭。古人最所鍾愛。一經靈均。風騷之士。競知慕焉。九歌曰。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張衡思元賦。曰紉幽蘭之秋葉。東京賦曰。芙蓉覆水。秋蘭被厓。魏武帝陌上桑曰。拄杖桂枝佩秋蘭。曹植迭迷香賦曰。芳暮秋之幽蘭兮。麗崑崙之英芝。又詩。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又詩。秋蘭被長坂。晉傅元秋蘭篇。秋蘭蔭玉池。池水芳且香。又詩。秋蘭豈不芬。鮑肆亂其芳。元鼓吹曲又曰。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陸機詩。氣味秋蘭若。潘尼詩。流聲馥秋蘭。一秋蘭之微。而詞人眷眷如此。是亦懷貞挺秀。可以比德歟。比從永嘉移本。大略如蕙。擢花八九月之交。香特重于春蘭也。

巫咸山賦 巫咸。堯時醫者。

郭璞巫咸山賦曰。爾乃寒泉懸涌。浚湍流帶。林薄叢蘢。幽蔚隱藹。十六字奇甚。右軍蘭亭記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晉人文章。清暢如此。宋支曇諦廬山賦曰。南面巍崛。北背遊帶。懸霤分流以飛湍。七嶺重嶠而疊勢。殊不及其從容自在也。

禡牙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宋王誕祭牙文曰。敬建

崇牙。顯茲威靈。鳴金輟釁。無戰有寧。宋鄭鮮祭牙文曰。崇牙肇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其文五家。涉漢晉宋。皆曰祭牙耳。唐萬歲通天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始有禡牙文曰。旄頭首建。將士聽誓。星辰彗掃。冰清朔裔。禡牙見于此文。尾曰。急急如律令。元和十年。東川移鼓角樓。亦有禡角文曰。整齊三軍。以時鏗鍧。吹擊雷動。一方風闕七字用和于聲。然則角亦有禡祭之禮。聲類曰。禡師闕三字引是類是禡曰。師祭也。吳胡綜有黃龍大牙賦曰。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制其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數語亦佳。漢武北伐。作太乙鋒旗。所謂取象太乙。亦準此也。

衞夫人

杜詩。學書初學衞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蓋謂夫人善鍾繇書法。能正書。王逸少師之。殊不知夫人爲誰也。按衞夫人、衞姓。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之室也。

潤筆

王岐公譔龐潁公神道碑。其家以古書畫杜荀鶴及第時試卷爲潤筆。薛紹彭書米元章會稽公襄陽公丹陽二夫人告。以智永臨右軍帖爲潤筆。可謂奇古之甚。

三十六鱗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篇猶得裹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魚三十六鱗也。宋景文公詩曰。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六六、三十

六也。又詩。歸從鶴翹六六間。蓋屬車三十六乘。亦用六六字。沈氏筆談曰。鯉魚當脊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鯉文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陰璞

曾南豐謝實錄院賜研紙筆墨表曰。陰山堅石之璞。闕二字芳松之煙。妍妙輝光。水苔之質。圓和正直。秋兎之毫。其表于筆墨推美之辭。固爲精愜。然陰山之璞。蓋用晉傅元研賦曰。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此賦之妙。壓倒古今衆作。正爲此句第一一句之中。又以潛璞二字爲妙。今若用堅璞。或恐研有怨言。李賀研詩。孔研寬頑何足云。亦病其堅耳。曾公以未知研也。

青女

楞嚴經曰。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曰。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如二公皆以青女爲霜雪神。荊公所謂日高青女尙橫陳。胡文恭公所謂青女偸飛一夜霜。杜詩曰飛霜任青女。亦以爲霜也。如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光翳景而已。李商隱詩。青女丁寧結夜霜。羲和辛苦送朝陽。楊文公詩。九天青女霜添味。五夜方諸月溜津。可謂奇句。

艾

楚辭。璚蕭蕭艾于重笥。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爲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璠之艾賦。乃曰。貞灰與邪燼迭御。芳煙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

而珍。故言堯則桀對。舉蘭則艾因。是蓋與騷相反。其亦不爲無意也。璠之又有艾贊曰。藹藹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何其拳拳于艾如此耶。

太史圖法

夏太史終古。見桀或亂。出其圖奔齊。晉文闕七字亂。以其圖法歸周公。按左氏所謂太史辛甲闕四字史此天子史官也。至于諸國。亦各有史。如所謂太史克者。魯史官也。太史書者。晉史官也。左史者。楚史官也。史嚚者。齊史官也。命太史伯石者。鄭史官也。史華者。衞史官也。至于圖法。亦有國者所重。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晉王濬受孫皓之降。收其圖籍。得郡三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晉應詹爲鎭南將軍。督五軍。事平。蜀賦一無所取。惟收圖書。皇甫眞隨慕容評收新都。一無所取。惟收圖書。北齊新術平定南淮。諸物一毫無犯。惟收典籍。晉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卷餘。

研巖

下巖石。乾則灰蒼色。濕則青紫色。巖有兩口。其中則通爲一穴。大者取研所自入也。小者泉水所自出也。故號水口。卽陳公密所開也。巖之北壁。石皆爲泉水所浸。巖中歲久崩摧。石屑翳塞。積水淺深。人莫能測。以是石工不復能采。今欲得下巖北壁石者。往往于泉水石屑中得之。巖南壁石。尙或可采。白崇觀後。亦罕得矣。此北壁石。蓋泉生其中。非石生泉中也。潤可知矣。雖秋冬旱乾。亦常有泉珠散落。如飛雨不絕。北壁石眼正圓。有素綠碧白黑暈十數重。中復有瞳子。南壁石卽泉水半浸者。稍不及北壁眼之暈。色皆少

淡。上巖有三穴。上穴曰土地巖。以土地祠居其上故也。中穴曰梅樹巖。下穴今石工以爲中巖者是也。下穴兩口。其間通爲一穴。皆中巖也。土地巖亦有兩穴。其中亦相通。土地巖石色黑赤。眼亦如之。梅樹巖石微黃赤而帶闕七字中巖南壁與梅樹同而少勝焉。北壁石眼與闕三字石相類而少劣。龍巖石色深紫。眼少。有類中巖。半邊山者。半邊石山。諸巖石色灰青。與下巖南壁石、中巖南壁石相類。但眼暈少耳。赤綠赤黃。皆淺色不明。然半邊山巖眼極多。半邊山巖近南者。眼大暈少。北者。眼少暈愈少。所謂綠豆眼。蚌坑石性堅頑。色深紫。有眼。卽黃白微帶青色。無瞳子。雖潤不發墨。眼偏邪不正。無暈有翳。又有黃坑石。與上巖石相類。新坑石與半邊山石之劣者相類。小湘峽在州之西四十里。其石類巖石而性軟燥。色深紫如蚌坑。

擊鮮

陸賈傳曰。數擊鮮。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孔氏傳曰。獲鳥獸。民以進食。又曰。暨益播。奏庶艱食。鮮食。孔子曰。決百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此所謂鮮者。魚鼈也。老子所謂治國若烹小鮮者。亦魚也。張華詩。鷹隼始擊。鷙虞人獻時鮮。時鮮二字亦佳。

歐宋唐書

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十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采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陽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嘆曰。宋公于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脩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于此日久功

深。我可掩其長哉。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亦有此本。世人未嘗見之耳。

通鑑

温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其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至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爲草卷。每四十年爲一卷。自課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須更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删。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功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爲編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自其爲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孝水

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李善曰。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酈道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按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琈璠之玉。俞隨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善不引山海經而引字林。何也。

九藪

國語曰。伯禹疏川導滯。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荆州之澤藪曰雲夢。

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兗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貜養。冀州之澤藪曰揚紆。幷州之澤藪曰昭餘祁。爾雅曰魯有大野。今在高平鉅野縣東北。晉有大陸。今鉅鹿北廣河澤。秦有楊陓。音迂。今在扶風汧縣西也。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卽震澤。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餘祁。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鄭有圃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周有焦穫。音互。今扶風池陽縣瓠中。謂之十藪。夫周禮、國語皆曰九藪耳。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滭澤。周禮幷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祁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汧澤在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

金錯刀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續漢書曰。諸侯王佩刀。以黃金錯環。馬戴詩。飲盡玉壺酒。贈留金錯刀。此固用四愁事。如貫休詩。孤燈耿耿征婦勞。更深撲落金錯刀。此固言刀也。劉孝威詩。犀羈玉鏤鞍。寶刀金錯銷。尤更說得分明。前人小說。乃以錯刀爲新室錢文。非矣。又按秦嘉妻與嘉書曰。今奉錯金碗一隻。可以盛書水。則知金錯爲飾。益曉然矣。書中用書水二字。甚佳。李白詩有云。琉璃硯水不及此也。梁昭明詩。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香。此用琉璃水亦佳。

漢甘露鼎

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高三尺。受四斗。擬承甘露。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刻

以小篆。後漢安帝延光四年。于少室山鑄一鼎。其文曰承露鼎。刻以小篆。此猶是金人承露盤遺意也。又鼎爲食器名。如景帝中元六年。鑄一鼎。曰食鼎。以銅金銀雜爲之。其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膳。刻以小篆。昭帝元年。于藍田覆車山鑄羹鼎。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調滋味。

（以下原本空白十五行行二十三字）

如意輪畫贊

宣和御題曹仲元觀音像。相好極莊嚴。趺坐蓮花上。圍以火輪。左手仗劍。不似世所見大士像。考之。乃知爲如意輪觀音像。唐顧況有如意輪畫贊。極其瓌妙。余不敢重說偈言。其言曰。金剛記寶鼎記佛三昧鼎輪三昧闕二字等經。曰蘇迷盧南有俱露州。州西南面夷羅國俱尸那城南。去八千由旬。至于雪山。茲山純白。厥草肥膩。高六十由旬。周二千二百。拔提河在左。長仙園在右。清熟惱海在南。跋陀海在北。善法堂在上。瞽龍洞在下。日月迴泊。在俱物羅奢半空。脇是龍居。此洞地堅牢。恆沙諸佛。成道諸所如意輪於此山間。佛言毗勒那鉢奢無忘無心。是離那奢。多性本空。是祇彌物都思。觀身實相。是悉那鉢多彌。觀佛亦然。是又問何者是陀羅尼相貌。佛言空觀心、無爲心、廣大心、常住心、不變異心、無心無無心。是恆沙諸佛摩頂密語也。言在身中。恐人輕教。諸佛不許內外雙立。非賢不轉如意輪。本名少足少法也。其法滿足，謂之少足。與夫圓滿滿願廣大大悲等慈慈觀智綱寶手千手眼得無畏清淨光除業道破諸闇無障礙無等等與夫普明慈明千光佛十億之號。猶爲至略。淨華宿王智佛時所立名記普門願行。應此見文隨方說

法。法同而名異。固云賢刼中千佛助化。此爲一佛。二尊不並。願爲侍者。寶德佛時名安忍童子。請願之後。名如意輪大悲菩薩。是愚於蔭界畫彼眞形。法華經云。一華獻畫象。漸見無量佛。讚曰。同體如來所說總持法。內外雙見爲普門。大悲廣運無邊際。已渡塵沙生滅海。

金剛石經贊原闕。

漢令甲原闕。

緯略跋

往余從胡元端得高氏緯略將謀梓而不勝魚虎也遂不果謀丙午春友人姚叔祥得善本于曹能始戶曹視胡本最爲佳勝及能始敍來云是弱侯先生校本更知讐對之勤非復一腕也顧讀之尙有疑礙因覓得同郡項穉玉家藏本則益女史條四十三字水麝條五字漢官條三字又得江陰李貫之本則益屬車條五十七字璜條四字而胡本亦增五夜條二字其他偏旁舛誤則三本互爲參定復百許字信夫他山之爲玉攻也梓竟復檢是書則援證極博間質己意至於聯類集錄點摘新麗往往多醒豁人目第自愍騷招隱八風圍棋以及氍毹禡牙之類大都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少增損則知宋世篇集不復具存適取類書誇示宏肆耳善乎陳仲醇之言曰采拾多而評議寡眞足爲此書照膽繡水沈士龍題

附錄

墨海金壺石印本補闕文二則曹學佺序一篇。

漢甘露鼎（調滋味句下闕文）

去腥傷。刻以小篆。元帝初元二年。鑄一大鼎。大如甕。無足。其文曰皇帝膳鼎。刻以小篆。哀帝元壽元年。鑄一鼎。高四尺。其文曰醴鼎。刻以小篆。平帝元始五年。鑄一鼎。受二斗。其文曰藥鼎。刻以八分書。

筆橐

張安世傳曰。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有底曰橐。無底囊簪筆者。插筆於首。南史劉杳傳曰。著紫荷橐。卽安世傳所云也。齊輿服志曰。肩上紫袷荷囊。世呼爲紫荷。梁制。尙書令僕射尙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通典）今人用紫囊直曰紫荷之橐。蓋兼二字而用之。誤矣。如蘇味道詩。盛府題青橐。殊章動繡衣。徐彥伯詩。思急青輪賜。徂裝紫橐懸。便用二字矣。宋景文公詩。毛脫荷囊筆。塵昏寶帶金。乃以荷爲平聲。

序

夫均之一書耳。十人誦讀之而一人拈出。則九人相顧而莫知所以也。然一人拈出。則九人終身莫之遺忘也。豈非所謂耳根易入而淹貫者難爲功乎。予謂前人讀書。率有私記。浸淫成帙。臚而列之。則爲彙書。若雜亂無序。則曰聞、曰記、曰錄云爾。此終其身習用之不可以示人。人見之掩口笑者。正所稱祕以爲寶者也。如蔡中郎帳中之祕。人必測度以爲異書。及取論衡而讀之。則亦何足祕之有。雜錄諸書。宋時爲盛。有會稽高續古似孫所著。曰經史子略。已行之世。曰緯略。未有刻本。以緯言者。似欲待其續有所得。彙之而成篇也。或以補乎經史子之所未備也。但經史子略。予亦未之見。及查緯略。通考多引用之。而不傳何邪。金陵焦弱侯太史。素愛此書。予從張以恆借其抄本。以恆另寫一帙。兼有補遺。如世說引用書目。及李唐開科之類甚詳。且原本多訛。太史復從續古所採諸書校之無害。予舟泊檇李。姚叔祥見過。問得異書不。余出緯略示之。授之梓而屬余序。噫。是安得經史子略而幷刻之。

萬歷丙午春三月。閩中曹學佺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緯略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高似孫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盧金聲 章德宣）

G一四四三上